

乌兰巴干 著

中国当代
长篇小说藏本
ZHONG GUO DANG DAI
CHANG PIAN XIAO SHUO
CANG BEN



草原烽火

小伙子用鞭子抽了下马屁股，好像抽打着木头一样，啪嚓一声，瘦马连原地都没动。小伙子又狠狠地拢住缰绳，继续猛力地抽了几鞭子，瘦马突然发了疯，前肢离开了地面，跳了起来，差点儿踢到李大年的身子。李大年忙一躲闪，小伙子喊了声“哈啾”，瘦马飞也似的随羊群驰去。

李大年从小伙子背后呆呆地望了一会儿。小伙子已赶上了羊群，越过了黑龙坝，打起哨响，把羊群都赶到河流的浅处饮水。然后，他轻轻地跳下了马，坐在沙滩上，望着波涛翻滚的西拉木伦河，又继续唱起来了。

李大年想：小伙子的性情真奇怪，啊！也许是我给他的印象不够好，也许是我赶散了羊群，引起他的不满了。

李大年又悄悄走过了黑龙坝。当第二次接近小伙子的时候，他悄悄地站在小伙子背后，听着那悦耳的歌声。小伙子只顾唱着。瘦马在一边甩着尾巴，打着鼻响。小伙子脸孔随着歌子的情节变化，有时阴沉下来，有时又带着笑，有时难受得落泪。这时候，大河，远处的林子，附近的沙丘，都显得特别寂静，连身旁的小草也停止了拂动。仿佛都在倾听这动人的歌子。

李大年忍不住了，粗粗地喘了口气，不自主地说：

“这是多么好听的歌子呀！”

小伙子一听有人说话，忙扭过头。歌声随着他的行动也慢慢地轻了。从小伙子那短鼻子两旁，可以看到两行还在淌着的泪流，脸颊全部弄湿，胸襟也渗透了泪水。小伙子的眼睛，随着流不尽的泪变成血红。李大年又向前走了两步，带着激动的笑容，叹道：

“小弟弟，你是草原上的歌唱家！你唱得太好了！”

小伙子听了李大年的话，呆呆盯着李大年的面孔。这时候，他的歌声低沉得几乎听不到声音了。李大年也注视着小伙子的面孔，忽然发现他从内心深处透出来的诚挚忠厚的表情，于是又向前靠近了一步。这时候，李大年被这歌声激动得都忘记了多日以来

袋挡着下部。他那两只又小又亮的眼睛，嵌在狂笑出来的皱纹里。那右边站着的是个弯背的矮个子，又黑又脏的身上反披着一块生羊皮。头上长满了癞疤疤的黄水疮，后脑勺上还编着一条小辫。辫梢绑着带有经字的白布条。他伸长了又细又长的脖子，因为狂笑而张大了嘴，红通通的舌头直舞动。

巴吐吉拉嘎热仔细瞧了瞧，原来这两人也是奴隶。他们两个是在王爷府放马的。人们管那细高个叫瘦马猴子，管那矮个子叫小秃。小秃今年才十八岁，瘦马猴子已经三十多岁了。

“这么热的天，有什么闹的。”巴吐吉拉嘎热笑着说。

“你该谢谢我们。”瘦马猴子说。

“我谢你们什么！你们是奴隶，我也是奴隶。你们只是比我早几年进王爷府，算得了什么！现在王爷恩赐你们饭吃，可是我也得到过王爷的恩赐呀！我们都是有‘罪过’的人！”

瘦马猴子有些火了，大声喊道：

“你这个混小子才有‘罪过’呢！你要知道，我们当了八辈子奴隶，前两辈子已经把‘罪过’还清了。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吧，王爷大管家的快要提升我当马头啦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就该听我的。说不定王爷还赏我一匹好马哩。”

“得啦，咱们还是叫这小子高兴高兴，快乐快乐。”小秃打断了瘦马猴子的话，向巴吐吉拉嘎热说，“小奴才，喂！人家都说你连爹妈都没有，这你自己也知道的。你有时也为这个难过是不是？人总是爹妈养的，总不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。你不会不相信我这话吧。”

巴吐吉拉嘎热眼睛盯着小秃，一声不吭地想：他怎么忽然又说起了这个事呀！别人一提起他没有爹妈，巴吐吉拉嘎热就会立刻恼怒起来，脸红脖子粗的和别人吵架，有时，说不定还会打起来的。

这回，小秃又提起这事，巴吐吉拉嘎热想：小秃这家伙又拿我开玩笑。但是，他这回倒没有立刻发火。他听到小秃的最后两句

箭似的从草原的一角奔驰过来，一直朝贵宾台前驰去。人群的呼喊声像雷鸣一般的响起来了：

“科尔沁的黑褐马第一啦！第一啦！加油呀！”

紧随着黑褐马，只差一头远的是一匹黄膘马，这原是扎赉特王爷巴德马拉布顿的坐骑。那马刚要越过黑褐马，黑褐马背上的小伙子叫出一声“哈啾”，右手的短柄鞭子一扬，黑褐马在飞驰中一跳，就越过黄膘马大约一马身子远了。

高台上，正在欢宴的王公贵族们，忽然狂笑起来，笑声里夹杂着嗥吼。有的王爷发疯似的，举起两个拳头，扯着嗓子喊；有的王爷扶着桌子站着，贪婪的眼睛，变态的脸相，失望地瞅着自己的马匹落在黑褐马的后面。

达尔罕王爷兴高采烈，脱下长尾的红顶帽，得意忘形地高举起酒杯，喊道：

“还是我们科尔沁的马占先了！叫他们追吧，除非长了翅膀……哈哈！哈哈！”

几个府君太太随着王爷的叫喊，有的拿出纱巾摇晃着；有的把插在头发上的花朵摘下来，投到王爷和金川的身上。两个喝得烂醉的鬼子官员，一手拿上一个啤酒瓶，上下摇摆着瓶子，扭动着屁股，围着席桌跳起日本舞来。台子上有唱，有笑，有舞，有叫，混成了杂乱难听的怪调，传到台下。

这时候，旺亲也站起来，向着身旁的杜福贵，拍拍胸膛说：

“我们王爷府上的马，天下第一！”

“可真是为科尔沁争光啦！哈哈！哈哈！”杜福贵也狂笑着答话。

黑褐马恰好在乌云琪琪格眼前越过，她心里一激动，踮着脚尖喊了两声：

“加油！加油！”

小伙子一闪眼，就看见了乌云琪琪格。在他一回头的刹那间，

亲是决不会饶恕的。那天又亲眼看到乌云琪琪格的眼泪。这几天以来，她那诚挚的形象，和他内心的痛苦搅拌在一起。他忍心地想忘掉她，可是，乌云琪琪格的影子像绳索缠着他的心，忘掉她似乎是永远不可能的了。

这几天以来，巴吐吉拉嘎热痛苦极了。这天晚上，他回到王府里，就躺在松树林荫下，透过密密麻麻的树叶，盯着在薄云中滑行的淡月。他像要从天上寻找什么似的，瞅呀瞅呀，忽然，一个微小的星星划出一条长长的光亮。流星在天上一闪就消逝的时候，他心里想：流星虽然很小，很快就没有了，总还在黑暗里划出了一线亮光。我呢？算个什么！别胡思乱想了，睡吧。他自我安慰一番，合上了眼睛。过了一会儿，蒙眬中仿佛传来了脚步声。“啊！小兰姐姐来啦。姐姐快来，看看我的脸。这是被旺亲打伤的，他怨我赛马没赛过别人哪。姐姐，你来看看呀！”他说着说着，仿佛有一只温柔的手抚摸着自已的头。又好像小兰坐在身边，像大姐似的劝着他：我们要活下去，总有一天会从这地狱里冲出去的。弟弟，你应该有活下去的勇气。忽然，小兰的影子消逝了。现在好像又有一个姑娘在他耳边说着：哥哥！我永远不能忘记你。你记着，你真死了，我要在你坟前立个石碑，石碑上刻着你的名字，旁边刻上我的名字……巴吐吉拉嘎热突然喊了声“乌云琪琪格”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旺亲的仆人站在他身边冷笑着说：

“喂！还做好梦呢，快跟我去吧！”

“到哪儿去？”巴吐吉拉嘎热坐起来问。· ·

“你还装模作样干吗？我们老爷旺亲要剥你的皮，用你的肉补上丢了人的脸！”

巴吐吉拉嘎热的身子悚然一抽缩，跪在仆人面前说：

“大叔！这可咋办？”

“你问我？我也不知道！”

巴吐吉拉嘎热爬着进了旺亲的屋子，恍惚中好像旺亲的几个

头,把黑皮鞭子掖进带子里,身子好似被钉在那里,一丝也不动。一只粗大的手臂从他身后伸过去,猛力抓住了他的肩头,肩头像被抓碎了似的难忍。巴吐吉拉嘎热这才回头一看,原来那人是王爷府里的头门炮手独眼龙,他那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了些。独眼龙光着膀子,手上胸前都长满了黑毛,红红的独眼,耳朵一大一小,大耳朵上还垂挂着一个银环。这独眼龙已喝醉了酒,斜扭着嘴,狠狠地骂道:

“你这个小奴才羔子,在王爷府里耍起鞭子来啦!”

巴吐吉拉嘎热一向怕他,甚至好几年没敢正眼看过他;现在呢,巴吐吉拉嘎热似乎丝毫也不怕他了,立刻和他顶起嘴来:

“你这个单眼睛,畜牲!放开我!你管不着,这是我的权力!”

“嘿嘿!你这个小奴才羔子,胆敢骂起炮手老爷我来了!”

“骂?便宜了你;你要是不放手,我用旺亲老爷的黑皮鞭子抽你!”

“那么,这也是你的权力?”独眼龙扭动着嘴巴喊,吐沫溅了他一脸,不但不松手,反倒掐着他的喉咙。巴吐吉拉嘎热脸孔涨红起来,挣扎半晌,才吐出一句话:

“是,是我的权力!”

独眼龙一听此话,气得毛茸茸的胸脯直喘动,捧起巴吐吉拉嘎热的头,猛劲儿往粗树上碰,咚咚咚!咚咚咚!巴吐吉拉嘎热耳朵里轰轰震响,头皮剧痛。独眼龙一边碰他的头,一边骂道:

“在王爷府里,你永远是带‘罪’的奴隶!你的权力只是抓共产党,抓汉人!懂吗?”

不一会儿,巴吐吉拉嘎热的头被大炮手碰昏了。原来,这大炮手独眼龙是旺亲派来,监视巴吐吉拉嘎热的活动的……

巴吐吉拉嘎热从昏迷中醒来时,独眼龙早已走开了。他从树下爬起来,后脑勺肿了,头重得像个石碾子,昏沉沉地回到林荫下的板条旁。几天以来,神气活现的样子,这一下子被打得一丝也没

剩了。他依然和从前一样，悄悄地爬上了露天板床……

小秃来林荫下找巴吐吉拉嘎热，怀里还揣来一瓶子酒，一见巴吐吉拉嘎热就说：

“大喜，大喜，大喜呀！”

巴吐吉拉嘎热没好气地说：

“什么大喜！”

“得啦，别装模作样啦，你还瞒过我吗？我早就听说了，旺亲重用了你，你已经脱掉了‘罪过’！我听到了，高兴得一宿没睡。今晚我来给你道喜。”

巴吐吉拉嘎热听了小秃的话，心都打抖，闷着头，不吱声。

“架子大了，理也不理咱啦？”小秃说着就要走。

巴吐吉拉嘎热一把拉住了他：

“小秃哥，我不是不搭理。我是想，刚才你说我已经脱掉了‘罪过’，其实是一点也没脱掉！”

“那多咱脱掉呢？”

“我自己也不知道！”

小秃没有问下去，从怀里掏出了那瓶子酒，轻声说：

“这瓶子酒，是我从扎木苏荣马官那里偷来的，是为了向你道喜。不管怎样，咱们先把它干了吧！”

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喝干了一瓶子酒。巴吐吉拉嘎热心里本来很难过，喝了小秃送来的酒，痛快多了，又有了勇气。他连碰肿了的头皮也不觉得痛了，好似完全忘记了大炮手对他的折磨，心里热辣辣地，兴奋得一摆手，从怀里抽出那银柄的黑皮鞭子，叫小秃看了看。小秃惊奇地问：

“你拿这个是要干什么？”

巴吐吉拉嘎热本来打算不告诉小秃，但是酒兴使他耐不住心里话，就慢吞吞地说：

“这是我的权力，我要抓汉人！抓共产党！”

汗淋淋的脸孔朝着天，不出声地说：天哪！天哪！我巴吐吉拉嘎热真的快变成杀人的罪犯啦！

“是的，你要是成一个杀人的罪犯，天也不会饶你！”

巴吐吉拉嘎热感到头脑嗡嗡响，好像是小兰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。他狠狠攥着胸襟，啪的一声，脸朝前倒下去。就这样迷迷糊糊进入梦中，好像有人在向他开枪，他想喊叫，发不出声音，他想奔跑，动不了手脚，只是在心里叫着：“姐姐，小兰姐姐！”……

旺亲的家仆从林荫深处走来叫道：

“喂！旺亲老爷叫你！”

巴吐吉拉嘎热跟着家仆，昏沉沉地走进旺亲家门，踏上客厅，旺亲早准备好酒宴，并口口声声称起他“小英雄”来了。旺亲搀着巴吐吉拉嘎热，请他上边坐好，给他敬了一杯酒，说道：

“小家伙，你好好干哟！关于你的‘罪过’问题，我已经提到王爷那里去了。要是你立了功，只要王爷一点头，我马上在奴隶中宣布你无罪。我已经派人杀好了羊，你把共产党搞来以后，用汉人的头来祭你父母的坟。你看，这有多好！”

“我父母的坟在哪儿？”巴吐吉拉嘎热问。

“你不必忙，我早晚要告诉你的。现在我已经派了人，去打扫你父母的坟了。祭坟的时候，我保证叫你满意。”

巴吐吉拉嘎热合起了眼睛，把一杯酒倒进嘴里去了。旺亲殷勤地又给添上酒，狂笑着说：

“王爷府里的奴隶当了英雄，这可真是为我们王爷争光啦！”

旺亲接着就又敬了他十杯酒，巴吐吉拉嘎热一口一杯地喝了，也不觉得醉，只是冷汗像泼了一身水似的流着。旺亲又换了个大酒杯来说：

“你尽管喝，喝醉了你在这儿睡，舒舒服服睡他一天，到晚上你行动的时候，好增加胆气！”

巴吐吉拉嘎热接着又喝了几杯，喝得他头昏脑涨，仿佛房里的

陈设都绕着他身子在转动。当他不能支撑身子的时候，旺亲叫来仆人，撤去酒席，把他抬到一张富有弹性的软床上……

夜幕将最后的一片晚霞吞去，屋里点上了金字的红烛。巴吐吉拉嘎热这一觉睡得烂熟，是旁人把他敲醒的。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，却使自己吃了一惊，一下子记不起自己怎么会睡在这里。他忙揉着眼睛，爬起来就往外走。背后有人一把拉住他说：

“喂！你该去了。”

“到哪儿去？”巴吐吉拉嘎热不在意地问。

那人猛地掐住了巴吐吉拉嘎热的脖子，怒吼起来：

“你这个带‘罪’的奴隶！吃过了我的酒，收下了我的鞭子和大日本的手枪，直到现在，还不知道干什么？你要是今天不把那个共产党抓来，我就掐死你！”

巴吐吉拉嘎热这才认出是旺亲。旺亲的眼睛像冒火似的，向他脸上打转转。他的脖子被掐得都不能喘气，胸脯憋得难受，脸孔涨红，耳朵里嗡嗡发响，近在耳边的旺亲切齿的叫声，听来好像从远处的洞里传出来似的发着闷响。巴吐吉拉嘎热被旺亲拖出了门外，咚的一声，推倒在地。他爬起身子，在昏暗中跌跌撞撞地走着，心里还是稀里糊涂的……

三

阿都沁屯子的灯火，在夜雾朦胧中闪着微小的亮光，晚归的散牛在屯子旁呜呜叫着，家狗在狂吠。屯子四周的沙丘像死寂的荒坟，杂草在窸窣低语。屯子在夜色里构成一片黑影，远远看去，像疲惫的卧牛睡在草原上一般……

这块草地，是生我的地方，养我的地方，是我的老家！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进了王爷府，也常常来这里牧羊。这里，到处有我的

桑吉玛这么一说，巴吐吉拉嘎热才觉察到，放进怀里的手枪枪口已露在外面。桑吉玛没留心，巴吐吉拉嘎热忙把枪推进怀里，有些不自然地说：

“原来是这样！”

恰在这时，包门哗的一声大开了，李大年汗流满面地走进来，笑着说：

“老伯伯，老妈妈，你们久等了。我上集子满街跑遍了，没买到这种药。我一定要想法买到，就上离这儿一百二十里远的大集镇去了。这才买到了这两包药。这下放心了，妹妹喝了这药就会好的。”

乌云琪琪格还在说胡话。李大年转身发现了站在一边的巴吐吉拉嘎热，牧羊的小伙子，歌手，骑士。他就亲切地说：

“弟弟也来啦。你不必为她着急了，她喝上这两包药就会好起来的。医生说，这种病需要好好地静养。”

巴吐吉拉嘎热呆板得像个木人，眼珠子也几乎快要冒出来似的，盯着李大年的脸：他，他就是共产党，要是我的枪上不落他的血，我自己的脖子就要被一个恶鬼掐断！……但是，我亲眼看见这个共产党，他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是一个好心人，他对人是多么亲热，他的心肠是多么好啊！这样的人会杀死我的爸爸妈妈吗？……要是我错怪了他，害了他，连乌云琪琪格也永远不会原谅我了！……

巴吐吉拉嘎热悔恨自己，他宁愿被恶鬼掐断脖子，也不肯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了。但是，他心里的话不敢表白。他想，要是表白了，乌云琪琪格还是不会原谅的。李大年和他亲切地说话，可是，巴吐吉拉嘎热只是难受地望望李大年，不回答一句。

桑吉玛看到李大年坐着跷起的脚板上新起的几个大水泡，知道是这回赶路磨出来的。她就一边说着感激的话，一边忙着要给李大年热点洗脚水。可是，李大年拦住了她，不顾脚痛，忙起来给乌云琪琪格弄药喝，开水里还加上点白糖。这白糖也是他从集子

里买来的。

乌云琪琪格这时已清醒些了，见到李大年，就说：

“哥哥，回来啦！”

“啊！妹妹，来喝一包药。这药是从一个有名的喇嘛大夫那儿弄来的。”

乌云琪琪格喝罢了药，坐起来，向着妈妈爸爸和李大年说：

“我刚才做了个梦。先是看见鬼子拿枪对着我胸口，后来鬼子不见了。又梦见了巴吐吉拉嘎热，说是他已经不是奴隶了，出了王爷府，要到什么地方去。啊！想起来了，要到大戈壁沙滩里去，去寻金子……”

李大年笑了笑，向呆呆地站在一边的巴吐吉拉嘎热看了一眼，想说一句开玩笑的话。没等李大年开口，乌云琪琪格又补充了一句：

“他身上还带着支有沙皮鞘子的短剑呢。”

李大年更放声笑起来了，说道：

“你做的梦多么巧啊，你看这是谁？”

乌云琪琪格扭头一看：巴吐吉拉嘎热站在一边，他变了，不仅是他的服装换了样，他的脸色也变了样。难道说，他真的像我梦见的那样，不做奴隶了吗？要是这样，我的梦就是个好兆。她立刻激动起来喊：

“巴吐吉拉嘎热！你，你……”

巴吐吉拉嘎热不说一句话，再也不敢看她一眼，又呆愣了片刻，突然冲出蒙古包门逃去。乌云琪琪格尖细的叫声，像一阵风似的掠过他耳边，可是他怎么也不敢再回到这蒙古包去了……

巴吐吉拉嘎热逃回王爷府，又走进旺亲家门时，已是第二天破晓以后。

旺亲一见他，异常高兴。他来得这么早，必定正如意料地完结了这差事。旺亲这么一想，于是带着笑脸迎他。巴吐吉拉嘎热这

“喂，你哪边的干活？”

巴吐吉拉嘎热直愣愣地盯着鬼子，不说一句话。鬼子打着了手电筒，照照他身上，发现他腰间挂着一条银柄的黑皮鞭子，就放开了他，露出大黄牙笑着说：

“你的，为大日本的效劳，大大的好！”

巴吐吉拉嘎热仍然不吱声，直愣愣的眼睛冷丁一闪，吃惊地想：啊！我给你们效劳？这话好似提醒了他：拿着这黑皮鞭子和手枪，原来是给鬼子效劳！是吗？是这样吗？不，我决不……

他走上了黑龙桥，桥下的水在愤怒地咆哮，似乎身后黑龙庙里供着的黑龙哥也在愤恨地责备他：

“你已经变成了杀人犯！……”

巴吐吉拉嘎热哆嗦下身子，叫了声“不”，跑过了黑龙桥，顺着黑龙坝朝西，一口气跑了四五里，又离开了黑龙坝，转身向北，走进了西甸子，来到一棵孤树旁，才停下来。那棵树的树身有奶桶那么粗，从一人高的地方分成两个枝丫，又像绳索似的扭缠在一起。

巴吐吉拉嘎热对着这树，从那两丈高的树梢一直看到树根，眼睛忽然蒙上了热热的泪水，猛地扑过去，脸颊紧紧地贴着树皮，双手轻轻地抚着树身，泪水一滴又一滴地落在树身上面，顺着树皮的皱纹慢慢地淌下去。

“哥哥，我永远不变心，就像这棵树一样！……”

这是乌云琪琪格温柔的声音，仿佛从树心里传出来，钻进了巴吐吉拉嘎热的心里，他闭上了泪眼，回忆着往事。

还是在不久以前，巴吐吉拉嘎热在西甸子里放羊，把皮袄铺在树荫下，躺在这上面。他正迷迷糊糊地睡着午觉，一个人从远处奔来，一直投入了树荫。巴吐吉拉嘎热醒来一看，像还在梦中似的。原来是乌云琪琪格含着泪坐在他身边，抚摸着他在王爷祭灵时落在胸上的新伤。巴吐吉拉嘎热猛地抱住了她的胳膊。乌云琪琪格不说一句话，泪眼盯着那棵孤树，说道：

“哥哥，我永远不变心，就像这扭着的丫枝一样，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！”

巴吐吉拉嘎热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乌云琪琪格哭着跑走了。从此，这一棵树就像长在巴吐吉拉嘎热心上一样。痛苦时从它得到了安慰，绝望时从它得到了希望。他把那棵树的一股丫枝看成乌云琪琪格，把另一股丫枝当成自己，就像这一棵树似的，两股丫枝永远扭在一起。

巴吐吉拉嘎热哭着，叨念着：

“永不变心，就像这一棵树一样！是的，妹妹。可是，我在你的心目中成了鬼子，成了杀人犯，我还有什么希望。妹妹，你不会原谅我的，我在咱们爱的海洋里，洒下了‘罪过’的污水！……苦啊，苦啊！”

恍惚间，他似乎感到那扭结在一起的两岔树枝忽然分开，似乎一枝树丫沉重地打在他身上。霎时，他支撑不住身体，再也不敢想乌云琪琪格的话。他搂着树根多时，坐起来，心里一片空虚，他又阴郁地想了一会儿，默诵似的说：

“对，对！我把我的苦处全去告诉小兰姐姐，她会给我希望，给我勇气！……”

巴吐吉拉嘎热在绝望中又有了希望，就站了起来。在他头脑里已经幻灭了的那棵树，还像从前一样，牢牢地竖立在身旁，仿佛那两股枝丫扭得比从前更紧了。他轻轻地吻了吻树身，当即离开这儿，又回到王爷府里。当他来到小兰门前时，已经浑身被热汗湿透了。

小兰住的是女奴的房子，那是一间矮小的板房。这板房里，过去住着三个女奴，前年死了一个，今年被王爷卖了一个，现在只剩小兰一个人了。

巴吐吉拉嘎热一到小兰房前，心直怦怦地跳动。他激动地扶着墙角，心里在说：姐姐，小兰姐姐，我又来了。我是你的没脸见人

第五章 在迷雾中

—

连日不断地降雨，西拉木伦河水快要涨满槽子，那日夜不歇的吼啸声，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不安。

巴吐吉拉嘎热离开了林荫里的条板，搬进了奴隶的大伙房。晚上，奴隶们都归宿了，大家挤在一个土炕上躺着。巴吐吉拉嘎热也像个蜗牛似的，蜷身躺在大伙房的炕角上。近来他一直处在可怕的沉默中，小兰和他像一条绳子断成两截一样，再也不来看他了。巴吐吉拉嘎热的伙伴们，直到现在还在私下议论王爷祭灵的事儿：这个说，王爷的太太那天穿扮得跟日本女人一样啦；那个说，鬼子出荷场里装满了羊，以后来的羊没地方搁，仍往那场里挤，到后来挤得羊不能透气，憋死了不少；另一个又说，一帮鬼子兵赶走了一千多匹好马，那马都是个顶个的。有一个愣小子大声喊：

“你们听说没有？”

“啥事呀！”大伙都爬起来，异口同声地问道。

“我在会上给鬼子金川抬轿，去的时候，就抬他一个人，不觉得那么重。可是呀！回来的时候，重得简直受不了，把我的膀子差点没压碎了。”

“啥玩艺儿那么重啊？”一个人问道。

“啥玩艺儿？嘿！等到卸轿车时，我偷偷地一看，尽是金条！”

奴隶们的屋子里，谈论着这个，谈论着那个，扯起没有个完，不觉得把话题转到黑褐马落选的事儿上来了。照王爷府里的常规，黑褐马落了选，给王爷丢了脸的人，就要遭到不堪设想的毒打，可是，像巴吐吉拉嘎热这样的奴隶，虽然也挨了顿鞭子，回到王爷府来却没事了，反而……人们都感到莫名其妙，所以更把这件事当做奇闻谈论开了……

几乎被沉默掠去了生命的巴吐吉拉嘎热，听到了这些话，就像刚出炉的铁板触动了心似的难忍。说起来也真够苦啊，巴吐吉拉嘎热被旺亲的鞭子抽打得浑身流血后，又被叫去给一个鬼子遛马，鬼子说是没把马遛好，拉起了他的鼻子就用劲儿拧，拧得他火辣辣痛，差点没把鼻子给拧掉了。回到王爷府后，旺亲一手拿着“白糖”，一手拿着手枪，要他吃点“甜”的，就把手枪塞进他手里了。

.....

我将要成一个杀人犯，叫你们说吧！我耐心听着。要是你们有法力，我倒是希望你们把我抛到另一个世界上去。我已经活够了，我还只活了十七年，可是我的心已经老了，我的身体已经埋在满是“罪过”的沙海里了。叫你们强劲地说吧！叫你们用愤恨的眼睛瞪着我吧！瞪着我这将要变成没有人性的凶手的脸吧！……我不敢想，想不得，越想越难受。人的灵魂为什么这样可恨？它要使人痛苦，它要使人发狂，它要人们恼恨，甚至于它要使人离开伙伴，离开自己的父母，离开自己心爱的姑娘，最后，离开自己的身体！……

巴吐吉拉嘎热这样想着，把双掌轻轻放在跳动着的胸膛上。狭窄的房子像一个黑洞似的，阴沉沉的，里边漫着一股湿乎乎的潮气。伙伴们的谈话声已经低弱了。有的伙伴疲惫地栽倒一旁，吸着草烟；有的已经睡去，顿时传来鼾声；有的还在悄悄地谈话。外边，秋雨正打着房前房后的树叶，树叶在枝头挣扎着，刷刷地叫唤。

屋子里，土炕的西角，一个人轻轻爬起，越过好几个人身子，

拉嘎热还记得，在大叔走的时候，自己还落了泪。不久以前，大叔赶着大马群回来了，从那时起，他觉得大叔对自己更显得亲切了。巴吐吉拉嘎热的苦处，扎木苏荣只知道一点儿，只知道他是为自己的父母而痛苦。可是，近来的一些情形，扎木苏荣却是不知道的。巴吐吉拉嘎热打算对大叔说些心里话，因为大叔的这个奴隶差事和旁人不同，一出去放马，短些是十天，长些也许是一两个月，所以和他接触的机会是很少的。巴吐吉拉嘎热这又见到了扎木苏荣，心情平静下来了。他悄悄地问：

“大叔！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咳！败家的马陷进河塘里，才扛出来！”

扎木苏荣嚓一下划着了火柴，大手一捧，点他那装满了烟的短柄烟袋。红红的火亮，从他捧着的手掌间射出来，照在他额头上。巴吐吉拉嘎热一闪眼睛，发现大叔额头上有一块伤痕。这伤痕还没有好全，带着血色。巴吐吉拉嘎热吃惊地问道：

“大叔，你额头上怎么了？”

扎木苏荣点上了烟，用湿手轻轻抚摸着那块伤口，忽然沉默下来，坐在炕边上，吧嗒吧嗒地只是抽烟。喷出的烟，在巴吐吉拉嘎热的眼前袅绕。这事出在王爷祭灵会上：他给鬼子的马烙印字迹那回，鬼子的儿马子被火印烧痛了屁股，惊跳起来，把鬼子的钢盔踩扁了之后，那两个鬼子发了火，当夜把他拉到鬼子兵营里去，用啤酒瓶打伤了他的额头……

巴吐吉拉嘎热挨着大叔，又问道：

“骑马摔的？”

“你多咱看到大叔骑马摔过？”

“那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“狼咬的！”扎木苏荣不在意地说了一句，把烟袋往炕沿上嗒嗒一敲，跳上了炕，从怀里掏出一个锡扁壶，打开了壶嘴，就塞进嘴里，咕嘟咕嘟喝起来了。一股酒气直扑进巴吐吉拉嘎热的鼻子，他

想起了那天小秃偷去大叔的酒和他在林荫下一人一口地喝，自己喝醉了的情形，不觉得长长地松下一口气。扎木苏荣一边喝着，一边向巴吐吉拉嘎热说：

“大叔不让你了。岁数太小，喝酒会出差错！胆小的人喝了酒，会变成胆大的；胆大的人喝了酒，就会变成不怕死的；不怕死的人喝了酒，要是心不正，说不定会变成杀人犯！”

扎木苏荣喝了酒，酒热散发在肚子里，烧掉了浑身的寒气，不打冷颤了，话也多起来了。他原来在奴隶中间有一个外号，叫“话口袋”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他一喝酒，“话口袋”就打开；但是，不管喝了多少酒，他外表醉了，心里总不会醉，说起话来是有分寸的。他在放牧的奴隶中间，是个最有威信的人，什么事都比别人知道得多，办事也比别人强。扎木苏荣喝了酒，“话口袋”一开，一屋子人都把他围起来了。他说着自己那次从乌珠木沁草原赶马回来，路上的遭遇。光说自己，他感到无聊，于是又把话题引到王爷祭灵大会上，大家都说笑个不停。他看到躺在身边的巴吐吉拉嘎热苦着脸不插嘴，觉得这和一年前泼辣的青年巴吐吉拉嘎热简直是相反，扎木苏荣就一把拉起这小伙子，一直拉到大伙中间说道：

“大叔回来了，大家都高兴；只有你，连个话都不说。大叔哪儿对不住你？”

“啊？话咋能这么说！”巴吐吉拉嘎热垂着头回答。

这时候，小秃将拳头伸到巴吐吉拉嘎热鼻尖上，顽皮地说：

“你可神气起来了，连大叔都瞧不起啦？”

扎木苏荣一手摆开小秃的拳头，要巴吐吉拉嘎热抬起头来，又问道：

“你有什么不吉利的事吗？”

巴吐吉拉嘎热耸了下肩膀，忽然哭起来了。他哭着说道：

“大叔，我不想住在王爷府里了，我打算马上离开这儿，一个人走到远远的地方去。”